

史先儿

□史风云

“我的老家——马村区待王镇(现为待王街道办事处),是一个有着3000余年历史的豫北古镇。由于历史、地域原因,这里保留着大量的、独特的方音土语,例如“先儿”。

早些年间,人们称呼村里的医生为先生。而在我们老家,对那些医术精湛、口碑好的村医,大家就会加上儿化音,亲切地称呼其为“先儿”,然后再冠以姓氏,比如,姓李的就叫李先儿,姓刘的就叫刘先儿,这种称谓习惯一直沿用至今。

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,我伯父史传勳是村里的赤脚医生,十里八乡都知道他,人们尊称他史先儿。史先儿对待病人特别和气,医术也高,收费也很合理,相邻县的村民都慕名跑来看病。他最拿手的是医治烧伤,一般的烧伤7天全好,更绝的是皮肤不留疤痕,和原来的皮肤一模一样。如今,史先儿离世快20年了,现在待王镇的老人还在念叨着史先儿的医术。

说起史先儿这个绝活的来历,还有一段传奇故事。

史先儿生于1927年12月,之前的哥哥都夭折了,他就成了家里的长子,长辈为了保住这个孩子,给他起个小名叫保安,族谱里的名字为史传勳(音同熏)。史先儿从小就懂事,时常主动给爷爷捶捶背、帮父亲抓抓痒、替母亲剥个蒜啥的,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,爷爷、奶奶和父母对他非常宠溺,也盼着他将来长大了能有出息,好光宗耀祖。7岁那年,家人把他送去私塾读书,跟着一个老先生学习。史先儿聪明好学,写得一手漂亮字,深得先生喜欢。

侵华日军入侵待王镇那年,史先儿12岁,远远看到了太阳旗,还有一大队人马,扛着枪炮,浩浩荡荡地奔着村子而来,他听大人讲过小鬼子杀人放火的事情,吓得赶紧往家跑。爷爷正站在家门口,看到孙子从村口跑过来,边跑边喊“鬼子来了,鬼子来了”,紧接着爷爷就看到了后面荷枪实弹的一队日本鬼子兵。从爷爷的角度来看,孙子在前面跑,鬼子就在后面追,这可真是他的命。老人无比惊惧,吓得昏死了过去。爷爷的身体本来就弱,经此一下,状况一天不如一天,医生也无力回天。没过几天,老人就咽气了。家人都说爷爷是被日本鬼子吓死了。史先儿幼小的心里觉得爷爷是因为自己才死的,发誓要给爷爷报仇。

1943年,史先儿16岁,父母给他定了亲,他没见过邻村这个未过门的未婚妻子,只是听家人说那女的比他大4岁,会干活,肯下力。他反对父母包办婚姻,死活不愿意,又说服不了父母去退婚。他打算“逃婚”,但是往哪“逃”却是问题。史先儿平时听小伙伴们说过,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都是打鬼子的,八路军就在北边的太行山上,距离家太近,如果被家人知道了,还得被叫回去完婚;新四军在南方离家远,家人不好找。史先儿因此选择了后者。晚上,史先儿趁着家人都睡着了,从家里跑了出来。

没吃没喝还没钱,史先儿一路往南,一边要饭,一边到处打听新四军。期间,怕家人寻找,他给自己改名史斌。

天随人愿,1943年11月,史先儿终于找到了新四军。因为会识文断字,他被安排在新四军第一师师部卫生部工作,开始学习医术。工作6个月后,调到苏北一分区卫生部休养第一所任护士。1945年随卫生部到苏南溧阳县山区,与国民党32军435团第1营作战两天两夜,因腹部和脚负伤不能行走被俘,因为有行医基础,没有被杀害。他被送到国民党部队201医院养伤3个月,后被迫留在该院工作6个月。在201医院,史先儿遇到了一个看烧伤特别好的军医,他的伤就是这个军医看好的,最让他惊奇的是,伤口居然没有留下疤痕。伤好后,史先儿经常主动帮着这个军医干活,照顾军医的生活起居,军医看他为人实在,又愿意学习,就有意教他行医的技术,先教会他针灸,还找了一个他俩单独相处的机会告诉他烧伤药的配方,并告诉他,有



了这个秘方这辈子吃喝不愁,将来回到家乡也能造福一方。

1947年,趁着看管不严,在好心军医的帮助下,史先儿找机会逃了出来。临别,军医送他一盒针灸用的银针。史先儿一路跑到南京,不幸的是又被国民党74师58旅工兵营抓住,被强迫到医疗室工作。半个月后,史先儿找了个机会又逃了出来,跑到江苏镇江坐船到苏北,终于找到了新四军的部队。说明情况后,该部队派人把他送回了原部队。后来,第1师主力相继南下,1949年,史先儿被调到徐州警备司令部第一营医务所工作,直至1950年1月。

此时,史先儿逃婚离家已经7年有余,他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。从参军、被俘、逃跑、再被俘、再逃跑,直到找到组织,史先儿已从一个逃婚少年成长为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革命军人,是时候该回家看看了。于是,史先儿请了探亲假,拿着部队的路条回到家乡,见到了家乡的亲人和生养他的父母。一个月后探亲假期满,史先儿返回部队驻地,但部队已开拔,几经打听也没找到部队的下落,之后便和部队失去了联系。

重新返家后,得知那个女人一直在等他,家人又从中说和,史先儿为了应付家人,最终同意了这门亲事,二人先后生下两个女儿。史先儿的弟弟家有两个儿子,按老传统,属于长子的史先儿膝下不能无子,于是将弟弟家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他名下。

当时,新中国刚刚成立,百废待兴,各行各业都需要技术人才,在哪都能为国家作贡献。适逢焦北钢铁厂成立,在当时是焦作最大的钢铁厂,有职工1万多人,要成立医疗所,他就用自己在部队时的名字——史斌,报名参加了工作。这一干就是十多年,直到1962年5月钢铁厂解散。

据还健在的焦北钢铁厂医疗所老所长黄洪奎回忆,医疗所从建立时的几个人,发展到后来的30多个医生护士、近50张床位。那时炼钢技术落后,难免磕磕碰碰、烧伤烫伤,工伤事故时有发生。经史先儿医治过的烧伤,几乎都没有落下疤痕,就这样,一传十,十传百,史先儿看烧伤的技术高慢慢就传开了,大家都亲切地喊他史医生。1962年5月,焦北钢铁厂解散,医疗所有些人被分配到二医院、人民

医院等。史先儿说家里有地要种,他选择了回乡务农。

回乡后,因有医疗特长,史先儿在村卫生所当村医,才开始有了史先儿这个称呼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医疗医药技术落后,他的一枚银针派上了大用场。更重要的,史先儿治疗烧伤的医术治愈了无数病人,同时,他还将治疗烧伤的医疗技术传授给别的乡村医生,实现了那位军医恩人借此造福一方的想法。

除了在当地行医外,史先儿还去外地为病人解除痛苦。

我家老院的对面,早年间有四家中药房在此租房营业,其中有一位药房老板姓李,老家在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柳树口镇玛琅山村。史先儿回乡后,经常去药房抓药,两人经常探讨一些医学方面的问题。有一年临近玛琅山村一年一度的庙会,李老板要回老家,就邀请史先儿跟着回村医治一个腿伤久治不愈的患者。结果,这一去就是8个月。

这个腿部外伤患者伤口已经溃烂,很远就能闻到一股腐烂的臭味,遍请方圆几十里的医生也没有治好,还越来越严重。患者终日痛苦不堪,整日只能躺在床上。史先儿帮他清理了溃烂的地方,敷上自己配制的药膏,患者说贴上药膏当时就不疼了,有一丝清清凉凉的感觉……经过几次调整配方,眼看着伤口越来越小,最后竟然痊愈了。这一下,史先儿就在当地出了名。

从此以后,史先儿每年夏天都要去柳树口镇住上个把月,多年不变。他看病主要用针灸,一般不吃药,也不向村民要诊费。当地村民也特别朴实,见医生不要钱,看病时又是送鸡蛋又是送水果,有的干脆送只鸡。一直到史先儿病故后,柳树口村还有人打来电话,问史先儿今年咋没见来呢……

在史先儿的影响下,他的大女儿学医,在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,直到退休;二女儿学医,和他一起在村卫生所工作近20年;养子继承了他治疗烧伤的医术,在村第一卫生所继续造福乡邻。遗憾的是,史先儿的针灸技术没人继承学习,陪了他大半辈子的那盒银针随着他的离世,也完成了使命,陪着他长眠于地下。

这正是:一枚银针走天下,几贴药膏疗烧伤。坎坷一生心念,造福乡梓始为医。